

這是一個溫暖的地方

年年，深秋以後，華岡就再也不可能是一個溫暖的地方。當山下依舊是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的時候，山中擁有的卻老是一串串冷冰冰、濕漉漉的日子。而且，在狂風更兼暴雨的時刻裏，華岡的每個日子都屬於颱風季。有風濤洶湧而來，有雨浪澎湃而來。聽著那種比貝多芬的暴風雨交響曲還更有力的天象，人啊，總有十世紀那麼蒼老。而我，已經被那種風雨櫛沐了十四個年頭，浸浴了十四個年頭，洗鍊了十四個年頭，侵蝕了十四個年頭。雖然那種森冷的天象，一如一些人和一些事，已經使我變得堅強如山，漠然如山，屹立如山，沉默如山，雖然已經為我除去了阿奇里斯的腳跟，但是，我仍然無法把我固守的這座山崗說成「溫暖的地方」，縱令我已經習慣於面對冬之凜冽和悽愴，像一個苦修士守住他的小室的清冷。

而在某個夕暮，酒醉之後，你跌跌衝衝地走進了我的室內，一面用蟹行文字說：「這是一個溫暖的地方，我喜歡來。請別關上門，當我來到。」當時，我沒有體會到那句話的涵義，因為那是一個嚴厲的冬夜，我屋裏既沒有人為的暖氣，也沒有天然的，像南方的四季如春。而你

居然用溫暖那兩個字修飾我的寒山，著實令我迷惑不解。我只直覺地感知你像是一頭困獸，茫然不知去向，需要一雙把你迎入懷中的臂膀，需要兩扇為你開啓的門扉。我也直覺地感到你像一條在黑夜的海上浮沉的船，需要一個停泊的港灣。而我，我能提供一個港灣嗎？不能。最多，我可能是一個木筏，供你暫時憩息，片刻攀援。何況木筏自身都是那種朝不保夕的東西。一陣強風，一個巨浪就能把它自大海上的一角冲到一個不知名的去向。

之後，農曆歲尾上的一日，你又一次提著行囊走上了我的山崗。那晚你來，似乎拾回了你的歡笑，神情頗為高昂。加之翌日天氣清和，淡淡的陽光真的把寒山妝點得有些溫暖。你提議去附近的山野作一次儷人行，我們又一度需要選擇一個方向。由於聯想到你在最近一封信中的嚮往：「山影，竹林，茅舍，小橋，流水，人家。」我又一次選擇了白色教堂左側的那條幽徑。

自樓廊中走出，步下台階，越過碎石子路，沿著茂密的尤加利樹群，走左手第一條向下延伸的山徑，就是竹林，就是房舍，就是小橋流水，真個是野趣盎然。在那條幽徑的一個定點上有一條歧路，使我想到Frost的一首詩：「兩條路在林間分歧」。「這一次，」我說：「讓我們走左邊那一條，有整齊的下降石級的那一條。」可是啊，踩完了短短的幾級之後，便已是行到路窮處。也許，那便是屬於我們的路，很象徵性的，在人生道上。每逢我想起我們的邂逅，便有一個孤峰在我望中升起。我已越過峰頂，剩下的路只是下坡。我已起步，走向山麓；你正起

步，走向峰頂。在山腰的一個定點上，你駐足了，邀我同行。有時，我覺得那個比喻甚為貼切，有時又覺得那個比喻十分牽強。因為我們雖然是同行了一載有餘，但我們依然是走著各自的方向，相反的方向。果爾，這個比喻便是反邏輯的，因為只有走同一方向的人才能並肩攜手。也許，我該這樣說：在一段時間裏，我們離開了地面，離開了那座山。你在帶我飛翔，於雲層中，於湖山之上。有一天，我會感到倦了，在生理上，甚至會對自己都感到厭倦了，在心靈上。那一天來到之頃，我將向你懇請，懇請你把我帶返地面，然後結束那次邂逅，中止那次飛翔。著陸之後，我們將完成我們的未竟之旅，但是，像徐志摩說的：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。」在我走下坡路的過程中，我會頻頻回首，因望見你奔向巔峰而驕傲。也許，你也會偶一回首，但是啊，請別因我走向下坡而沮喪。那是自然律，我們反叛也徒然。既然我們曾經一度在可能性的範疇之內有過一次短暫的越軌，那便是美麗的超然。我們兩人的起步之間的差距太遠了，我無法走回頭路，和你走同一個方向。

幸而那天早晨，我們尚未著陸，我們依然是在空中飛翔。當左邊那條歧路不通向任何地方的時候，我們依然可以轉過身來，去走右手的那一條。於是，我們向後轉了，走上右手的那一條。那是一條熟悉的路，在初見的日子裏，它曾引領我們走向一座小橋，走向一泓瀑布，如練如銀的。一如前年仲夏，我們曾經把腳步小駐，雙倚橋欄，聽流水琤琮，看野草滋蔓，仰望白雲的流動建築，俯視磐石的固定蹲踞。之後，爲了更換一列風景，我們走向了一大片草坪。我

提議小坐，在綠茵的芊芊茸茸中。似乎有很久了，我不曾在大自然的綠色地毯上小坐，在一個心契者的身旁。也許，因為那是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早晨，剛一坐下，你忽然有了爲我高歌一曲的意願。於是，你立刻又站起來，說是要跑回我們的夢樓拿歌譜。

「你走了我會害怕。」我說得那麼自然，一面驚訝於自己的幼稚。

「五分鐘就跑回來嘛！」你說，一面起步。是，有什麼可怕的，在大白天裏。也許，我並非真有什麼害怕的對象，只是覺得你一走出我的視野，在心靈上我便無所依傍。其實，相夢以來，我們一直聚少離多。偶一遇合，你又總是來去匆匆。然而，只要我在四壁之內，我便有安全感，在生理上。只要有白鴿在雲間往返，我便有安全感，在心靈上。而那時，你既不在我的視野之內，我又在四壁之外，遂有一種無以名之的惶惶感向我襲來。

果然，你很快就回來了，伴隨著你的是一冊藝術歌曲選，印刷很精美，封面是深深的藍。你把優美的嗓子揚得高高的，爲我唱了「憶兒時」。聽了那曲「憶兒時」，我多麼希望我們是「一塊兒」長大的。上天便是那樣，永遠不肯爲他的子民作十全十美的安排。假如那天不是還拖著重感冒的尾巴，我也原可爲你唱一些歌，美美的也柔柔的。而那天我是一根癩弦，雖然我還是在獨唱了「吉米再見」，又和你合唱了「飄零的落花」。我也是一朵飄零的落花，雖然是有別於歌詞裏的那一種。想著自己只是落花而你又是新葉的時候，我原會傷感濃濃，遺憾深深。而那天你的笑姿便是晴空裏的太陽，我怎忍心把自己做成一片烏雲將陽光覆蓋？於是，我們在興盡

之餘又從陽光的溫暖中走回了你所說的「溫暖的地方」。

晨已不再年輕，是午餐的時辰。於是，我作羹湯，你擺餐具。由於你來自中原的某個島上，性嗜魚，於是，我為你準備了大魚，又準備了小魚。總之，由於兩年來的過從，以及你在我身邊所能獲得的自我解放，我已深深地瞭解你，在各方面。因此，你說我是你的鏡子，而且有你贈給我題名為「鏡子」的詩篇——

一汪澄澈的水那樣地醒著

你是哲人

沉默是你的語言

恆說及無常的真理

你是老僧入定

不起波瀾

不起波瀾 你栽自哪片海洋？

倒映著人生 如倒映

一朵過境的雲

雲影掠過

淚與笑的雙翼掠過

時間那匆匆的風輪掠過

掠過 以及蒼茫的霧

藏一個自我的世界於其中

當我凝視

也是一切的幻滅

當你自眸中跌落

是，我是你的鏡子，但有別於一般鏡子，由於兩個理由。首先，我琉璃面上的水銀正開始剝落，不能供你久久凝視。次之，我仍具有的金銀不僅反映你俊俏的面容，也反映你心靈世界中的一花一木，一晴一雨，一成一敗，一得一失。是的，我那麼全然地瞭解你，致使你終於給了我一個詮釋：「瞭解便是溫暖。」

若此，我才猝然憬悟，爲什麼那夜你來，帶著未消的淺酒說：「這是一個溫暖的地方。」雖然，那是一個冬之夜，而且是華岡的冬之夜，森冷如北極。